

# 前 言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自2012年创立以来，至今已出版发行三辑，共资助出版学术著作及文学作品二十一部，其中六部是教师学术成果的汇编，十五部是中青年才俊潜心钻研的智慧结晶。回首前三辑，“学人文库”编委会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呈现近四十年来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推进学术繁荣”，并借助这一平台集中展示了宁夏师范学院前辈后学的学术成果。

“学人文库”的著作涉及文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传播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内容继承传统、立足地方，紧紧围绕学校的办学定位，为学校实现“特色发展、内涵发展、科学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办学目标，发挥了学术引领作用，为宁夏教师教育、文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著作的面世也是宁夏师范学院服务社会发展、传承地方文化的重要体现。

“学人文库”秉承传统，关注当下，志在目前，功在未来，出版的著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有的获得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引起区内外专家的关注；有的是研究西海固文学的专论，开辟了宁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有的成为宁夏石窟文化首

部研究专书，填补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空白；有的新论迭出，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一定反响；有的在学科建设方面探索、创新，是自治区级重点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有的则是中青年作家的佳篇荟萃。我们相信，随着学校整体学术水平与办学能力的提升，“学人文库”将会推出更多精品佳作。

今年，正值宁夏师范学院建校四十周年，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然而，对于宁师人，却是负重拼搏、永不言败的奋斗岁月。四十华诞，了然不惑，又逢“学人文库”第四辑付梓出版之际，谨以此辑献给美丽的宁师，献给六盘山下、清水河边，这座孕育、滋养宁师的历史文化名城固原。

学人文库编委会

2015年7月10日

## 目 录

### 引 言

青玉案·元夕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鹧鸪、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

贺新郎·赋琵琶

贺新郎·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泉湖吴氏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又五日，同父书来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

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

贺新郎·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竟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

贺新郎·再用前韵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

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

西江月·遣兴

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

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

水调歌头（“落日古城角”）

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

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

水调歌头·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周总领、王漕、赵守置酒南楼，席上留别。

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八声甘州·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因念晁楚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戏用李广事，赋以寄之

蝶恋花·戊申元日立春席间作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满江红·（“倦客新丰”）

满江红·（“风卷庭梧”）

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霜天晓角·赤壁。

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

水调歌头·《盟鸥》等3首

水调歌头·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帅隆兴，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马监、赵卿、王漕饯别。司马赋《水调歌头》，席间次韵。时王公明枢密薨，坐客终夕为兴门户之叹，故前章及之

霜天晓角·旅兴

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

水调歌头·和赵景明知县韵

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

菩萨蛮·（“稼轩日向儿童说”）

蝶恋花·（“洗尽机心随法喜”）

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

江神子·博山道中书王氏壁

鹧鸪天·博山寺作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丑奴儿·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念奴娇·赋雨岩，效朱希真体

鹧鸪天·鹅湖寺道中

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

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

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

洞仙歌·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为赋

最高楼·醉中有索四时歌者，为赋

水龙吟·题瓢泉

清平乐·（“茅檐低小”）

水调歌头·元日投宿博山寺，见者惊叹其老

卜算子·（“欲行且起行”）

最高楼·送丁怀忠教授入广。渠赴调都下，久不得书，或谓从人辟置，或谓径归闽中矣

定风波·席上送范廓之游建康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小重山·三山与客泛西湖

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

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

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

水龙吟·用些语再题瓢泉，歌以饮客，声韵甚谐，客为之醺

兰陵王·赋一丘一壑

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

水调歌头·将迁新居不成，有感戏作。时以病止酒，且遣去歌者，末章及之

踏莎行·和赵国兴知录韵

永遇乐·检校停云新种杉松，戏作。时欲作亲旧报书，纸笔偶为大风吹去，末章因及之

六州歌头·属得疾，暴甚，医者莫晓其状。小愈，困卧无聊，戏作以自释

玉楼春·用韵答叶仲洽

玉楼春·用韵答吴子似县尉

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

生查子·简吴子似县尉

雨中花慢·登新楼，有怀昌甫、徐斯远、韩仲止、吴子似、杨民瞻

行香子·博山戏呈赵昌父、韩仲止

哨遍·（“池上主人”）

定风波·大醉归自诸葛溪亭归，窗间有题字令戒饮者，醉中戏作  
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  
行香子·（“归去来兮”）  
满江红·山居即事  
水龙吟·（“老来曾识渊明”）  
鹧鸪天·戏题村舍  
玉楼春·（“三三两两谁家女”）  
鹊桥仙·赠鹭鸶  
南歌子·山中夜坐  
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沁园春·城中诸公载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为解，遂破戒一醉，再用韵  
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  
千年调·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  
夜游宫·苦俗客  
王孙信·调陈萃叟忆内  
糖多令·（“淑景斗清明”）  
鹧鸪天·（“困不成眠奈夜何”）  
祝英台近·晚春  
祝英台近·（“绿杨堤”）  
鹧鸪天·东阳道中  
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  
鹧鸪天·离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  
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南乡子·舟行记梦  
南歌子·（“万万千千恨”）  
贺新郎·（“柳暗凌波路”）  
杏花天·（“病来自是于春懒”）  
满江红·中秋寄远  
贺新郎·赋水仙  
鹧鸪天·送人  
踏歌·（“擷厥”）  
小重山·茉莉  
一落索·闺思  
粉蝶儿·和赵晋臣敷文赋落梅  
满江红·暮春  
满江红·（“敲碎离愁”）  
汉宫春·立春日  
临江仙（3首）

附录一：稼轩词有关资料选笺

《宋史·辛弃疾传》  
谢枋得《宋辛稼轩先生墓记》  
范开《稼轩词序》  
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岳珂《程史》

陈模《怀古录》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提要》

洪迈《稼轩记》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陈廷焯《云韶集》

附录二：笔者相关著作论辛稼轩词

《诗词曲学谈艺录》卷三《论辛稼轩词》

《诗词曲学谈艺录》其他各卷评辛稼轩词

《诸二十四诗品·〈“神味”说诗学理论要义集萃〉》论辛稼轩词

参考文献

后 记

## 引 言

辛公稼轩，其词为古今第一也。<sup>①</sup>余于稼轩，夙有莫大之感情，其所以者，非徒因为吾乡人而已矣，盖论其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则在杜子美、陶渊明、李太白、苏东坡之上，吾国古之士之能兼儒、道两家之长而弃其短者，唯我稼轩为最也。论其事功肝胆，则更非诸子所能及，乃南渡而后有宋之“忠义第一人”，“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之下”（谢枋得《宋辛稼轩先生墓记》）。余于稼轩，

---

<sup>①</sup>《辛稼轩词新释辑评·前言》云：“辛弃疾……传世之词六百余首，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堪称两宋词人第一。”（见朱德才、薛祥生、邓红梅编著《辛弃疾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6年，第4页）两宋词人第一，即吾国古今词人第一也。汪洋《辛弃疾生平与词作探赜》亦尝搜罗“辛词之成就及地位”之学界论述云：“对于这个问题，向来少有争议。姑且就笔者所知，以时间为顺序，列民国以来主要说法如下：胡适先生认为辛词是‘词中第一大家’。王易先生谓：‘东坡有其胸襟，无其才力，清真有其情韵，无其风骨。……信中兴之杰也。’胡云翼先生认为：‘词的描写到了辛弃疾，不能不说已尽艺术之能事了。’顾随先生说：‘稼轩长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缪钺先生云：‘宋词之有辛稼轩，几如唐诗之有杜甫。’又云：‘余读稼轩词，恒感觉双重之印象，除表面所发抒之情思以外，其里面尚蕴含一种境界，与其表面之情思相异或相反，而生调剂映衬之作用，得相反相成之妙，使其作品更跻于浑融深美之境。此其所以卓也。’夏承焘先生认为：‘辛弃疾在宋代词坛是飞将、是领袖，是这种文学的最高成就者。’叶嘉莹先生认为：‘我们如果说要在唐、宋词人中，也寻找一位可以与诗人中之屈、陶、杜相似比，既具有真诚深挚之感情，更具有坚强明确之志意，而且能以全部心力投注于其作品，更且以全部生活来实践其作品的，则我们自当推崇南宋之词人辛弃疾为唯一可以入选之人物。’杨海明先生指出：‘在宋代词坛的江山之上，风光确是如画一般美不胜收的；但若论其豪杰人物，却又是为数不多的（多的只是才子）。而在这为数不多的英雄豪杰之中，辛弃疾却又是一位树立鼓旗的大帅——他在词史上的地位，由此不难想见。’许宗元认为：‘辛弃疾堪称词国第一人。……他是真正集大成的词人。他不仅集大成，还是词坛最大的开拓者。’陶尔夫、刘敬圻二位先生认为：‘稼轩体的出现，标志着词史的发展已经到了它自身发展的高峰期。’邓乔彬先生指出：‘以稼轩为两宋词人第一，即使就艺术创造而言，也是能如此论定的。’”（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0页）

厥有莫大之感情，其所以者，非仅若上之所述者而已矣，而更在豪放之精神之境界，唯我稼轩而能臻致极致，而唯我最能知豪放之精神之境界之佳妙，而最推崇之也。所谓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亦且如是而已矣！苏东坡虽开豪放派，而少应者，亦未臻致最高之境界，其豪放犹多在豪旷疏放处，而颇单调，至我稼轩乃广其影响，凿流深远，更使“豪放”之一诗学范畴、美学范畴至于最成熟，风格最丰富、饱满，姿态最烂漫而仪态万方，气势最壮阔波澜而流转自如。稼轩特好《贺新郎》一调，我有所同然者也。若是者，欲我不于稼轩而有莫大之感情，而可得欤？

来济南后，不觉周游而五载矣。嗟乎，我于济南能何作为哉？不过遍览名胜，徒增浩叹耳，前贤风流，如风云泡影，泯灭无继。嗟乎，我无能为也！所最亲者，辛稼轩、李易安耳。甲申秋初至李清照纪念馆，后戊子岁乃作《〈漱玉词〉评说》一书<sup>①</sup>，已略偿愿。丁亥秋九月廿七日，尝为诗会，集诸老于大明湖畔，乃至稼轩纪念祠，流连者久之。其前也，已有《贺新郎·用稼轩、同甫应答韵吊二公于济南》两作：

## 一

怀抱何由说。许平生、几分俊气，追伊攀葛。我笑如公多情种，感愤心头堕雪！点缀着、丹心华发。见惯栖鸟真名士，恣谈玄、身置云中月。愁破壁，扫狂瑟！曾经壮士惺惺别。料襟期、补天炼石，与吾稍合。醉望苍苍横泪眼，敲我铮铮瘦骨。算都是、人间痴绝。故国艰难秋惨淡，便将心、也换成顽铁！伤浊酒，掌中裂。

## 二

老矣那堪说。况英雄、凄凉晚景，种瓜连葛。我欲吟诗公颌首，摇动盈盈白雪。劝竖子、多生毛发！因甚情怀横恼

---

<sup>①</sup>此书已由阳光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恶，算知音、惟剩楼头月。还照在，无弦瑟。一宵好梦  
匆匆别。喜悲欢、茫茫数与，古之人合。得意休怜千金费，  
须道明朝朽骨！念到此、真堪愁绝。托梦愿公传我笔，要灵  
犀、快似腰边铁！歌浩荡，笛纷裂。

又为稼轩词评论数万言，后收入《诗词曲学谈艺录》<sup>①</sup>卷三。然仍感犹未尽意，故为是撰。是书原为所有稼轩词之评点，今乃以艺术成就为准，而兼顾有代表性者，加以精择，略以壮志抒怀、田园傲啸、戏谑烂漫、婉约缠绵为类列次，约得百二十首，此亦足以见稼轩之性情、怀抱、思想、精神及其词之风流、魅力矣。余此前所撰之《〈漱玉词〉评说》，前人资料，多所搜集、辨正，是撰之作，则偏于评论，故于前人之论多所检其有代表性者，寻常者则不录；又若干相关稼轩生平及版本之文字，而多考订者，亦多略去不论。求全责备，非此撰之欲也，以性情、思想、精神相接而直入于稼轩词之内里，不亦可乎？不亦乐乎？至于借此以彰显稼轩词之最胜处所到已不仅在“意境”之境界，而更在余所倡之“神味”之境界<sup>②</sup>，以释王国维先生之憾<sup>③</sup>，使世人知“神味”说理论之旨而明未来努力之路径，“由之以颠覆吾国传统文化精神、审美理想之以冲淡、消极、柔弱、出世、保守之为色彩者，而以壮美为帜，以养士之气而立其我性，突破士大夫文人文艺之

<sup>①</sup>于永森《诗词曲学谈艺录》，齐鲁书社，2011年。

<sup>②</sup>“神味”说理论为笔者以突破、超越吾国传统文艺之旧审美理想“意境”理论为根本宗旨建构之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已阐释之于《诗词曲学谈艺录》（齐鲁书社，2011年）、《聂绀弩旧体诗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诸二十四诗品》（阳光出版社，2014年）、《元曲正义》诸作。《诸二十四诗品》一书卷上附录之《“神味”说诗学理论要义集萃》，则迄今为止“神味”说理论大纲之总括，可参看。

<sup>③</sup>王国维托名樊志厚之《人间词乙稿序》云：“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其后王国维提出“境界”说，为“意境”理论之最终集大成之形态，然如稼轩词、元曲（其《宋元戏曲史》弃“境界”而仍以“意境”概括元曲最佳之处，可见其理论之自我矛盾）之类，其最佳之处本不在“意境”，即“意境”而外别有更高更上之境界。王国维于稼轩词虽已然有所窥测此点，然终缘其固守吾国传统文化熏染之文人士大夫精英阶层以雅正为主之审美意识、趣味，而不能突破其以总结、提升（而非创新、创造）“意境”理论为本质之“境界”说也。此又堪称历史之局限，故谓之“憾”。

以雅为根本格调，而以俗之精神为心，而尤重其心在世俗民生，以复兴吾国之文学艺术，而大其审美意识，国家、民族之运随之，终以人为最第一位之价值，则余究竟之理想也。”<sup>①</sup>就文艺之一切诸体裁、领域而论，稼轩词尚未臻致“神味”说理论之最高境界<sup>②</sup>，然若不自“神味”之新审美理想角度、高度而观、论之，便不能得稼轩词之最佳最高之处。稼轩词之所以未能臻致“神味”说理论之最高境界，根本乃由于词之体制尤其短小、容量有限之先天缺憾，如无论任何一伟大卓美之词，亦终不能与《西游记》《红楼梦》之类小说之巨幅长篇文本相比。然稼轩词却能极词之体制之最大限度，发挥其最大之长处，获致最高之成就，而见为“神味”说理论要义之一之“将有限（或局部）最佳化”之根本思维方式、成效。其最足以自立而笑傲吾国之文艺史、文化史者，则以词之此种具先天缺陷之体制而成就“神味”说理论要义之一之“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而发挥、表现作者之为主体之能臻致、表现“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之最高境界、最佳姿态。小说之类题材虽篇幅、容量宏大，然其主体之能臻致“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者，毕竟已与作者并非最直接之融合、表现矣。稼轩词以“神味”胜之作虽略仅为十一，然却质量奇高，居于吾国词史之最高层次、最高成就，且为词中唯一以“神味”胜而突破、超越以“意境”胜之词之集合、典型、成功个案。能趋于“神味”之新审美理想艺术境界之追求，稼轩词乃能有若是之多之大之开拓也。就旧体诗词之范围而论，后世作者，迄今为止之能以“神味”为胜者，唯有聂绀弩之旧体诗，然聂绀弩之在吾国诗史上之地位、成就，均远不能与稼轩词之在吾国词史上之地位、成就相比。聂绀弩旧体诗之趋于“神味”之新审美理

<sup>①</sup>于永森《诗词曲学谈艺录·引言》，齐鲁书社，2011年，第2页。

<sup>②</sup>《“神味”说诗学理论要义集萃·“神味”“意境”之代表作》云：“若表面以‘意境’胜而内里以‘神味’胜，内外兼顾而融合两美，足为‘意境’之典范而尚未至于‘神味’之最高境界者，则辛弃疾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是矣。其‘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已达致，然不突出，而‘神味’之突出，尚多赖意蕴之层次。”“若虽未达致‘神味’之最高境界，然已以‘神味’为主要之追求，或其艺术境界主要表现为‘神味’，则如《诗》三百篇中之《魏风·硕鼠》《卫风·氓》……《稼轩词》之上乘者（约十之一）……皆是也，不备举也。”（于永森《诸二十四诗品》，阳光出版社，2014年，第64~65页）

想艺术境界而突破、超越“意境”之意识虽较稼轩更为明确（此大得“五四”以后新旧文化对峙态势下新、旧文学之发展之力，聂诗虽见为旧体诗之形态，然却为新文学，气味大不与传统诗歌之以“意境”胜者相类），然就作者之为作手而言，则聂不如辛，其造为以“神味”胜之文学文本之能力，亦较逊色，其他诸如风格之多端、主体性情之淋漓烂漫、包有一切之驳杂之类、格局气魄之雄大阔美，亦颇有不如——而必由上述所论各点观之，乃能得稼轩词之真正情实，而足以获知、品味其魅力，读此撰者，其察之焉。

嗟乎！吾国之三大词人为辛稼轩、苏东坡、李易安<sup>①</sup>，而余已评说其二，而皆吾山东人，且并称“济南二安”，明年将毕业去山东而之外地谋生，此撰毕竟，余在济南可无憾矣！二子者倘地下有灵，当亦悲夫异代之相感也！

2009年4月9日平度于沧海（永森）识于济南之我见青山多妩媚斋

2015年6月6日补订于固原之碧禅居

---

<sup>①</sup>王兆鹏、郁玉英、郭红欣《宋词排行榜》录词作100篇，其中入选篇目超10篇者为：周邦彦15首、辛弃疾12首、苏轼11首、李清照10首（中华书局，2012年，第12页）。周之入选数量最多，乃吾国传统保守词学以“婉约”为本色、正宗之影响使然，纵然如此，苏、辛亦跻身前三，可见豪放词成就之大矣。仅以数量为标准不足以见诸人之真地位、成就（此书所依据之“排行指标”各因素为“历代选本入选次数”“历代评点次数”“唱和次数”“当代研究文章篇数”“互联网链接文章篇数”，均以数量而非以质量为本），反不若此前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一文“用六个方面的数据统计分析出宋代词人的综合影响力排行榜，遴选出影响力最大的十大词人：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和贺铸”（《前言》第2页，实列11人；论文发表于《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之态势更为合理（但李清照位次不够合理）。张冠湘编著《宋词十大名家》则无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无论如何，周邦彦词之综合成就、价值、艺术风格之鲜明均逊色于辛、苏、李、秦四家，且此四人共有之独特性为不可学，即不以“意境”而外之新审美理想“神味”说一义论之，而仅以文艺极高标准之一角度“个性”一义观之，则除秦少游外，其他辛、苏、李之个性均颇杰出，周词则甚乏个性——然后知宋词之三大家为辛、苏、李而无疑也。

## 青玉案

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 【评说】

此咏写临安之元夕者，不确知作于何时。大家之作，往往于平淡寻常中蕴极深之体会，此篇是也。<sup>①</sup>梁任公谓之“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sup>②</sup>，点明题旨<sup>③</sup>。上片极写元夕之繁华景象，下片极写佳人之美，可谓惊丽之姿矣，而能令稼轩偶然见之而过目难忘。写此题者，若只写繁华，泛写情景，便是寻常，稼轩出色处全在下片，着一不知来去何方、姓字之女子，便令此繁华之景象顿黯然失色，而足以使吾人测稼轩当时之惊讶也。惊讶而有所思恋也，故其去也欲寻之。其去也径寻之也，则稼轩偌大脸面过不去，故不径而寻之，遂失佳人所在。然既失之，又情不自禁而欲寻之，哪怕仅再多看一眼，又何妨邪？遂

---

①周克乾编著《最美的宋词》一书录稼轩此词及《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五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9~127页），除《菩萨蛮》一词外，其他均非稼轩词之最上乘者，所谓“最美”，实名不副实。又如施议对《宋词一百首》选稼轩词10首（岳麓书社，2011年，第178~190页），除《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一词外，其他亦均非稼轩词之最上乘者。刘梦芙《宋词百首》录稼轩词8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01~116页），其中半数为最上乘之作。

②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中华书局，1936年，第88页。

③宋默《在最美宋词里邂逅最美的爱情》一书云：“有人说，这首《青玉案·元夕》里那个不涂脂抹粉、不流于世俗的美人就是辛弃疾自己。因为爱情和这个金戈铁马的铁血男儿实在沾不上边，因为宋词里情花朵朵，盛开得无比艳丽，却是正统人士眼里的毒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做学问的第三重境界，即最高境界。你看，被王国维一解释，这个蓦然回首的爱情瞬间灰飞烟灭。不过，若是辛弃疾心里没有这样一个仙子做模版，又怎能写出‘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情郎形象，又怎能了然那蓦然回首时的怦然心动呢？”（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165页）稼轩平生娶妻三任，颇为谐美，谓之与爱情“不沾边”，非是。

寻寻觅觅，有时辰也，遂致“灯火阑珊”，意味已大减，谓或不可见之矣，而当其未去将去，欲去尚未去之时，忽瞥见其人即在灯火阑珊处之某一处，至是全篇戛然而止，可谓至于最高潮而截止者也。如绘半山大幅，巨崖横削而断，崖下深谷如何，想象空间真无限耳！结句四语有若是之曲折，故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读之而有别解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sup>①</sup>以其所拟为其最高之境界，而此词经如是解会，遂乃方能臻致第一流之作，静安之力伟矣。然静安悟此姿态，却止而不前，其“境界”说亦然，故朱崇才先生尝言：“《人间词话》不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体系。王国维论学三境界，从‘望尽天涯路’（寻本求原）开始，到‘蓦然回首’（回到古典）结束，正可用以描述自王国维开始的现代诗学进程。”<sup>②</sup>其“无我之境”为其“境界”说之最高境界，而无能出古典诗学、词学之范围而外，即可知也。若彭孙遹《金粟词话》所云：结句三语为“秦、周之佳境”，尚是低看者。若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云：“稼轩最不工绮语。《寻芳草》一章，固属笑柄，即‘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及‘玉觞泪满却停觞，怕酒似、郎情薄’，亦了无余味。惟‘尺书如今何处也，绿云依旧无踪迹’，又‘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目’为婉妙。然可作无题，亦不定是绮言也。”“了无余味”，正堪笑人耳。其所指摘及所择句，何轻率无目。又其《云韶集》评此作云：“题甚秀丽，措辞亦工绝，而其气仍是雄劲飞舞，绝大手段。”《词则·闲情集》卷二眉批云“艳语亦以气行之，是稼轩本色”，则是。彭孙遹《金粟词话》又有“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

<sup>①</sup>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页。

<sup>②</sup>朱崇才《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贫困——从王国维〈人间词话〉及胡适〈词选〉谈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轩一字，辄纷纷为异同之论，宋玉罪人，可胜三叹！”之论，是也。然胸有万卷，非定为词便佳；笔无点尘，亦非稼轩词之高境。

此词更堪着眼处，则其以大部之情景为铺垫而渐次趋于题旨、意蕴之最高峰，而能于最高峰处突出“神味”者也。亦唯有此种手段，乃能综合吾国传统文艺之旧审美理想“意境”理论之“以有限追求无限”与余提出并系统建构、阐释之旨在突破、超越“意境”之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神味”说理论之“将有限（或局部）最佳化”之两种根本思维方式，故颇有“神味”。而“神味”之所以出，全赖结末数句，而能建构出一独有之“细节”境界，所可惜者，此词犹然以“以有限追求无限”之思维方式为主，故仍以“意境”之建构为主体，“神味”虽突出其上，而并不能占据主导之地位，与稼轩词之其他更高更上之以“神味”胜者，尚有不同。由此词所见之“神味”“意境”新旧两审美理想之区别，其于文本建构之最小单位、质素之层次，亦可得体会也。汪洋先生尝论“辛词写景比例相对较低”一事云：

全面考察辛词写景，笔者得到一个总体之印象：辛词写景成分相对于之前词人来说，比例较低。风格偏婉约的词人，或借景抒情，或融情入景，写景在其词中所占比例一般较高。风格相对豪放的词人，写景比例较低，如苏轼，却也无法与辛弃疾相比。同时需要指出，辛词数量庞大，远超其他宋代词人，其词中写景之绝对数量依旧不输他人。辛词写景成分较少，缘由何在？笔者以为，有以下三端。第一，辛弃疾之特殊经历与忠勇秉性，使得其感情之深度超越大多数词人，内心之感发力也非寻常词人可比。其心中不光有一般词人所抒写的离愁别绪、身世感慨，更有国家之痛，民族之悲。其词写道“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送人》）。辛弃疾胸中复杂、深厚之感情一旦发而为词，多是痛快淋漓，自是不能采取借景抒情或者融情入景的写法。正如顾随先生所说：“他（辛弃疾）感情丰富，力量充足。

他哪有心情去写景。写景之心情要恬淡、安闲，稼轩之感情、力量都使他闲不住。”……第二，辛词“以文为词”之特点。辛词将古文手段寓之于词，常在词中发议论，自然不会大量写景。……第三，辛词之创作目的在于抒写行藏，其内容无所不包。抒情言志之外，有酬答、交际之功能。在酬答交际时，辛词成为羔雁之具。任职两湖、江西、福建时，官场应酬频繁。而在带湖居住时期，因临近郡城，往来官员极多，迎来送往之际，创作了大量无感情之场面文字。这类词作中，有大量功名富贵、女乐长寿之描绘，多以典故出之，自是不会大量写景。……辛词景物描写中有浓厚的人文气息，这不仅由于辛词中有不少描绘人文景观的作品，如描绘烟火的《青玉案·元夕》，还在于辛词描写自然景物时往往以人文方式出之。……从辛词写景比例相对较低以及写景充满人文气息，进一步可以得知，辛词中自然意象不占优势，而人文意象则具有突出之地位，这正与宋诗相一致。<sup>①</sup>

其论甚具眼，而以审美理想一义之最高境界意蕴观之，则其所言第三点所关涉之酬答、交际一类，自可剔除，虽然此类词作亦为所论之重要证据。由其论可知，愈趋于写景益少之词作，则益趋于豪放之境界，“豪放”为“神味”说理论之根本、核心思想、精神，故即益趋于“神味”之境界。即同为“豪放”阵营之苏、辛，亦差别甚大。即苏之豪放不如辛之更为明显，而辛词乃始为豪放词及词中豪放思想、精神、风格之最高境界，因之苏词之“神味”，亦不如辛词；就主体而言，则“神味”说理论推崇之“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苏亦远不如辛突出、强烈。若以婉约、豪放之不同阵营观之，则以写景为主者多形成“意境”，其否者则或形成“神味”，其故何邪？盖即“意境”“神味”根本思想精神及建构之最小单位、质素之不同。“‘神味’之内质：

<sup>①</sup> 汪洋《辛弃疾生平与词作探赜》，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29~139页。

豪放之精神境界。‘意境’以写意为极致，‘神味’以豪放为极致。‘意境’以‘兴象’为中心、以情景为中心，‘神味’以‘细节’为中心、以人之主体性精神为中心。”<sup>①</sup>故可就“写景”一义论之，因“情”之一义乃文艺之基础质素，无论“意境”“神味”抑或其他审美理想理论，均不能排斥在外，但或因其所寄托之载体为“景”或“细节”，而有所异耳。“辛词中自然意象不占优势，而人文意象则具有突出之地位”之根本原因，在于主体之于世俗之现实世界之思想、精神及姿态，故“神味”说特为强调“‘神味’为杂多融一之美，以天真烂漫、淋漓尽致为外在最高之表现形态。‘神’为一物之极致，‘味’为多物或人与物和合之极致。‘神’之最高义在于性情之神，‘味’之最高义在于以人为最无价最第一之价值之境界而得之‘味’。”<sup>②</sup>由“神味”所构成之“神”“味”两者之义旨可知，趋于以“神味”胜之文艺作品，其社会人文性必然大于自然性。又如长篇小说之类，写景已然退居极为明显之次要地位，故往往以“神味”胜而不复以“意境”胜，更甚于词之以“神味”胜者也。稼轩词之人文性之近于宋诗，确然如此，不过宋诗多就书袋、文字作计，而少关涉世俗之现实世界之社会民生，故豪放之精神不为根本，其“技”之境界又不佳，因此两者，宋诗不但逊色于唐诗，且并非以“神味”胜，并非以“神味”为审美理想也。若自理论上综论“意境”“神味”两大审美理想之在建构最小单位、质素之不同，遂以形成两种不同之艺术境界，则余尝于《“神味”说诗学理论要义集萃》一文详有论也，此于稼轩词之读解极其重要，故备录于此：

“神味”之本质特征及“神味”“意境”建构最小质素、单位“细节”“意象”之区别：“神味”之本质特征为不可复，此由主体成就于世俗之现实世界各自之独特历程及其所寄寓

<sup>①</sup>于永森《诗词曲学谈艺录》，齐鲁书社，2011年，第104页。

<sup>②</sup>于永森《诗词曲学谈艺录》，齐鲁书社，2011年，第104页。



之“细节”之不可复所决定。“意境”则多复而大同小异，此由“情”“景”易单调故也。单调之情景融合传统文化之共性、趋于固定之意蕴而成“意象”，故“意象”亦久之而单调，而成乏新鲜生命力之陈词滥调，唐以后之诗史足以证此；其中所浸染之传统文化之色彩，亦因趋同而易复。“神味”之“味”，特指“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经于世俗而后得者，故其性无二，寄在“细节”，而不可复也。故“细节”为建构“神味”之最小元质<sup>①</sup>，“意象”为建构“意境”之最小元质，“神味”以“细节”为表现之核心，“意境”以“意象”为表现之核心，“细节”不可复而“意象”可复，此两者构成要素、表现之根本区别也。

由有限以求无限为量变，而寄托于情景意象；将有限（或局部）最佳化则为质变，而寄托于细节。细节者，“神味”之灵魂也。细节之质量，以“九度”为准衡：密度、力度、强度、深度、高度、厚度、广度、浓度、色度。故“神味”者，非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之有无，而在于“细节”所见“九度”之程度；而“九度”之程度，又无不缘“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成就之如何，其根本对应者，即无限丰富、复杂、深刻之世俗之现实世界意蕴之凝结于“细节”，且其意蕴之愈见真假、美丑、善恶之对比、矛盾、冲突之烈者，则“细节”之质量益佳，而“神味”愈出。“神味”于“九度”均要求极高，若“境界”，则往往偏于“高”之一义，衍及“远”“大”而已耳。若“细节”而能兼“象征”一义，而贯之全体，与思想精神相映照，则益佳，其所以然者，“象

---

<sup>①</sup>本书卷一第五五则：“诗之形式，以细节为其灵魂，表现世间所有之最饱满、丰富、集中、深邃者，唯细节为最能，唯诗为最佳。情景亦细节也，但情景偏重于抒情，远不如事之一义更为细节之本色，而神味更饱满、丰富、集中也。小说亦易以细节为胜，但其意蕴分属整体，且往往不能与作者之主体性情相关，是外人而非自家景色。……‘细节’一义不独以最小单位为最大、最丰富、最复杂之形象、情感、意蕴、境界、神味，且能通贯文艺而论之也。‘神味’说之‘将局部或有限最佳化’，义在兹矣。”